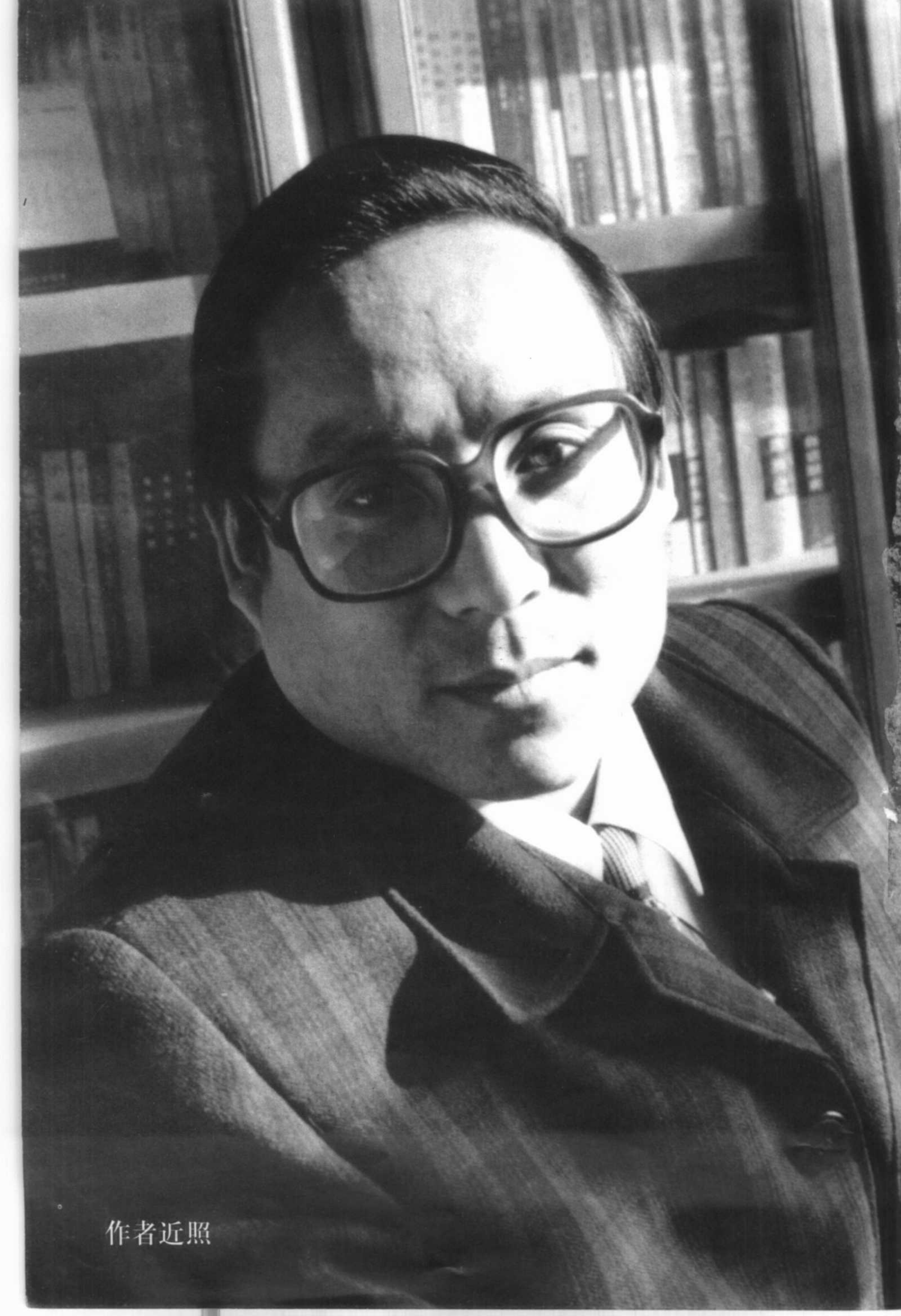


长篇小说

四门洞

魏然森 著

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a man with dark hair and glasses, wearing a suit and tie. He is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right of the camera. The background is a bookshelf filled with books. The lighting is dramatic, with strong highlights and shadows.

作者近照

目 录

第一章	我舅和我小姨.....	(1)
第二章	我姥爷和他嫂子的爱情	(10)
第三章	我姥爷的惊梦和乔言胡	(26)
第四章	老马一米子—我姥爷	(43)
第五章	大马和靠儿	(52)
第六章	贾贵仁和十亩好地	(62)
第七章	我舅看到的一幕及一个老头	(72)
第八章	我小姨是这样死的	(81)
第九章	我舅和闲姐儿	(86)
第十章	那十亩地	(100)
第十一章	事情是这样的	(107)
第十二章	我姥爷干的偷梁换柱事儿	(114)
第十三章	我小姥娘素烟	(133)
第十四章	预谋杀人	(142)
第十五章	错杀了奸夫和淫妇	(151)
第十六章	我舅、闲姐儿和家刑	(158)
第十七章	素烟	(178)
第十八章	闲姐儿之死	(187)
第十九章	我舅、喜哥和素烟	(197)
第二十章	大马	(215)
第二十一章	素烟，素烟	(225)

第二十二章	大马一农协及二仁咬掉的舌头……	(237)
第二十三章	二仁之死……	(247)
第二十四章	我大姥娘这个女人……	(251)
第二十五章	我姥爷和米子……	(267)
第二十六章	我姥爷的腰……	(277)
第二十七章	大马的人头和尾声……	(290)
后 记	……	(297)

第一章

我舅和我小姨

民国十五年初秋，我舅和我小姨被人绑架了。

民国十五年初秋，从我舅和我小姨被绑架开始，沂水西南部庄家的多事之秋也就拉开了帷幕。当我姥爷在民国十六年九月的一天坐着用一把躺椅扎制的无顶轿子来到沂水城下，看到城楼上挂着的几颗人头的时候，沂水西南部庄家的多事之秋总算降下帷幕。他暗暗地数了数，在这个多事之秋里，庄家总共死掉了六口人。他思索着这个多事之秋的原因，得出的结论除了与石门刘家有关，更重要的还是源自他和他嫂子生下的儿子，也就是我舅福儿的生性好色。当然也有他自身的原因，他如果不是与三个女人搅缠在一起的话，也许就不至于发生那么多的事情，也许就不至于死那么多人了。

我的记述，就从我舅和我小姨去沂水城的这一天开始吧。这一天是沂水城逢大集的日子，也是我舅和我小姨被绑架的日子。

我舅说，他和我小姨去沂水城的这天早晨天落浓雾，但是为了早早地去赶集，天刚朦朦亮，他们就在长工二仁和狗儿的陪同下，骑上毛驴从四门洞出发了。翻过山势峻峻、松柏幽密的时密山时，有一只猫头鹰竟从他们的头顶上惊叫着飞向了山林，按说这是不祥的征兆，但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有人等着绑架他们。

他们来到集上，我小姨看到满市上人山人海，本来要买出嫁用的胭脂的，却因兴奋一时忘的一干二净了。她小脸通红，连声啧啧，喊着看到这个了看到那个了。她长了18岁还是第一次来到如此繁华的地方，心情的激动自是无法言说的。激动之下她也想到了那个即将与自己成为夫妻的小男人，想象着今天如果在这里遇见他那会是怎样的一种让人快乐又羞怯的情景。那个小男人她是见过一面的，那是今年的正月里在姚店子看戏时遇到的，我大姥娘庄于氏给她一指，她就看到了一个虽有些单薄却很英俊的少年，她因此而心跳脸红了好久，也对自己的婚姻极为满意了。从此她就常常梦到他，常常在梦里与他做出些醒后感到害羞却很甜蜜的事情。现在，再买上两盒胭脂嫁妆就齐了，那么在不久的日子里那种梦中的事情就该成为现实了。但是她怎么也不会想到，就是今天，她的命运就被几个粗野的男人改变了。

我舅福儿比我小姨小两岁，但他作为我姥爷唯一的儿子，比我小姨受宠，所以他已经多次来过沂水城，对这里的所谓繁华早已感觉平常。他甚至没有注意姐姐的激动，只想着找个什么借口脱身，然后好到北关街艳粉巷的宜春院里去。现在的我舅还是个标准的童子，但是对于女人的想恋却已到了痴迷的程度。一切都是从去年腊月里他跟着二仁来城里收账时开始的，那时我姥爷的朋友祝明堂请二仁和我舅还有其他几个人吃饭，席间众人就议论起了宜春院新来的妓女春婕，说那女子如何的美艳绝伦，如何的让男人看一眼就会骨头发酥夜不能寐。还讲了那女子的床上功夫如何了得，与之有了肌肤之欢就如何的难以忘掉。这话就让年少的我舅拾到心里去了，也启开了他想恋女人的心智。回家以后他不断

地回想着有关春婕的种种描述，激动得好几天心神不宁。他暗暗盘算着什么时候再进城时一定去体会一下春婕到底好到什么程度，不然这一辈子也不会甘心的。但是大半年过去了，今天才有了这样一个机会，所以他无论如何也不想放过。

其实我舅是个有媳妇的人了，那小女子和我舅同岁，是四门洞南去十二里荆家沟小财主朱正轩的二女儿。去年秋天，我姥爷去院东头走亲戚时与朱正轩不期而遇，一场酒席二人成了朋友，于是朱正轩就亲口提出了与我姥爷作儿女亲家的要求。我姥爷看他人品忠厚家道还好，就应下了。随后经过三媒六证，双方已下了订婚《书柬》。但是我舅与那小女子从没见过面，也没有谁在我舅面前谈论过那女子的丑俊，她在我舅心中的印象也就淡得一塌糊涂，所以我舅虽对一个妓女极其动心，却对她没有任何念想。

离集不远的明轩戏院里正唱京剧生旦戏《洞宾戏牡丹》。这是一出让女子一看就脸红又会产生向往之情的戏。

我舅福儿找到了脱身的借口，就对我小姨说：“四姐，你来一趟沂水城也不容易，就让二仁叔和狗儿陪你去戏院里看看戏吧，要不就白来了。”

我小姨是最喜欢看戏的，当即就兴奋的小脸通红了。

二仁说：“少爷你不看吗？”

老实忠厚的二仁有着一张黑红的四方脸，不管是在我姥爷面前还是在我舅面前总是一副恭恭敬敬的样子。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放松对我舅的责任，所以他不希望我舅在集上单独行动。

我舅喜欢二仁的忠厚和对他的恭敬，但不喜欢他那种一出门就对他过于负责的态度。我舅说：“我不喜欢看戏，你

们去看吧，我在集上逛逛。”

狗儿说：“少爷不看我也不看了，我陪少爷逛逛。”

二仁想这样可以让人放心点，就同意了。

我舅和狗儿去了集上，我舅心不在焉，他想着怎样把狗儿再甩掉。

以往，我舅和狗儿臭味相投，好得只差同穿一条裤子。但是今天他想做的这件事非同一般，除了自己谁知道了都有可能让我姥爷知道。一旦我姥爷知道了，后果也就不堪设想了，所以他必须得甩掉狗儿。

想了半天，我舅决定请狗儿吃饭。

他们来到北关街，进了一家火烧店。我舅把一吊钱往桌子上一放，对着满脸麻子的老板娘说：“给来两个小菜、四个火烧、一壶酒。”

酒菜上来，我舅吃了不过两口就不吃了，他对狗儿说：“我出去方便方便，你自己先吃着。”

他就这样把狗儿甩掉了。

我舅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去了艳粉巷的宜春院。又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在一个小丫环的带领下走进了一间雅致素洁的屋子。他以10块大洋的代价，终于见到了那个梦寐以求的春婕。不过他的骨头并没有发酥。春婕长得的确不错，但与那些人的形容还有些差距。这使我舅有点失望。但是春婕的热情却很快把他感染了。她一看到我舅就柔媚地笑，又是端茶又是递烟。然后就坐到了我舅的大腿上。我舅觉得浑身一阵激流奔涌，骨头终于酥了。但是，当春婕脱掉衣裤的时候，我舅却感觉有心无力了。春婕说你是头一回吧，怪不得这样。我舅最终也还是没有成功。

我舅白白扔掉了10块大洋，他沮丧透了。他对春婕说：

“过两天我再来，你记着欠我的。”

春婕就抱住我舅亲了一口，说你放心吧，再来少要你一点钱就是了。

我舅恋恋不舍地走出春婕的屋子，正要回身与春婕告别的时候，突然有两个汉子冲上来扭住了他的胳膊，“庄少爷，”他们说，“你把我们家三姑娘弄大了肚子就跑了，我们到处找都找不到你，今天你是跑不了了。”我舅一下子懵了，但是没等他回过神来，就被塞了嘴巴绑了四肢，装到麻袋里去了。

我舅就这样让人绑架了。

狗儿在火烧店里等着我舅，一等不来二等也不来，他急了，就到街上去找，走到艳粉巷，看到两个汉子抬着个沉沉的麻袋从巷子里奔出来，匆匆忙忙直朝大街的北边去了。他没想到那两个汉子抬的是我舅，就进了巷子问一个妇女，你看到一个鼻子上有一颗黑痣的小子来过这里没有？他有我这么高，比我瘦点，穿着打扮很像大户人家的少爷。那女人说，看见了，去了那儿。她指了指宜春院。其实她根本没看见，只是顺口胡说的。她住在这条巷子里，见多了有几个臭钱的老掌柜小掌柜往宜春院去，所以谁向她打听人她都指向宜春院。狗儿抬头一看宜春院心里就一阵发热，暗想少爷可真大胆呀，怎么去了那地方呢。

狗儿坐在离宜春院不远的地方等我舅出来，他知道，自己是不能进去找的，既然我舅瞒着他去干那种事，自己进去了他就没有面子了。当下人的就要懂得维护主人的面子。有些事情知道了也装不知道，只有这样才能讨得主人喜欢，才可能有机会得到主人的好处。狗儿常常为自己的聪明感到满意。

但是狗儿却难能平静地坐在那里，他感到浑身燥热心绪不宁，他在揣摸我舅的同时，也想起了他早就想了无数次的一个人。那女子是他要饭时在一个离四门洞不远的山下遇到的，那时，那女子在树林子里一边捡着磨菇一边唱情歌，“……哥你不要乱动手，妹是黄花金骨朵，你要有心采香蜜，快托媒人去我家，只要你是痴情郎，不管贫富我都嫁，选个良辰拜了堂，任你采来任你尝。”那时，狗儿就在不远处的一棵树下躺着歇凉，听到她唱心就一热，于是悄悄走到她的跟前，笑嘻嘻地说：“小姐姐，那就嫁给我吧，我可是一个痴情郎呢。”那女子一惊的同时脸也羞得通红了，挎起拾磨菇的筐就跑，跑出了几步又回过头来给他笑了笑，那笑太美太甜，一下子刻在他的记忆里就再也抹不掉了。至今他也不知道那女子住哪村父叫什么名，但他却总是想着她，总盼望着什么时候与她再度重逢。他知道她是不能嫁给自己这个小乞丐的，但是只要能与她再见一面，她能再给他那样甜那样美的一笑，他也就满足了。

大约过了一个时辰，我舅没从宜春院出来，狗儿急了，心想都去了这么一阵子了，怎么还不出来呢？恰在这时，宜春院里出来了一个一步三摇的年轻女子，狗儿当然不知道她就是舅想的那个春婕，只是想，这女的肯定是个窑姐，问问她兴许就知道少爷是不是还在里面了。于是笑嘻嘻地走上前去深深地给春婕鞠了一躬，“这位姐姐，小的这里给您请安了。向您打听个人……”春婕的回答让他几乎魂飞魄散，他蹲下去就放声大哭起来了，“这是真的吗，那我回去可怎么交待呀。”

狗儿踌躇了好久才回到了明轩戏院门口。当他远远地看到正急得团团转的二仁和我小姨时，一下子改变了说出实情

的想法，于是笑嘻嘻跑上前去，说：“你们等急了吧，我遇上了个过去一块要饭的伙计，就请人家吃了一顿饭。咱们走吧，天不早了。”

二仁说：“少爷呢？他没回来咱怎么走啊？”

狗儿显出惊讶的样子：“少爷没回来？他早就回来了呀。我俩在集上逛了一会儿他说没意思，就说回来看戏。这时候我正好遇上了那个伙计，我就和少爷分开了。”

二仁一听就急了，说：“什么？早就回来了？我跟四小姐一直在这里等你俩也没见他的影啊？”

我小姨说：“让你跟他一块做什么来？你不跟着他倒跟别人玩去了。跟你说，要是出了事有你好看的。”

狗儿就蹲下去把自己的头拍得啪啪响，“都怨我，都怨我，我别跟那个小伙计去吃饭就好了。”

二仁让狗儿照顾我小姨，他去寻找我舅。他去了开药铺的祝明堂家，没有；又去了其他几个与我姥爷相好的人家，仍没有。

二仁极其沮丧地回来，一见我小姨就哭了：“少爷这是上了哪呀，这回去可怎么跟老爷交待呀。”

我小姨倒还冷静，她说：“福儿兴许自己回家了。”

自己回家的可能性不大，毛驴都没骑他怎么回家呢。但是二仁和狗儿都不愿相信我舅是出了什么事，也只有把希望寄托到他自己回家上了。

狗儿去牲口厩里把两头驴子牵了来，三个人开始往回赶。

时间刚过正午，天气仍然很热。二仁牵着我小姨骑着的毛驴走在前面，狗儿牵着闲下的毛驴走在后面。各人心里忐忑不安，更觉闷热难耐。狗儿不断地去看毛驴的脊背，真想

骑上去，却又不敢骑。刚才我小姨让二仁骑二仁都没骑，他有什么资格骑呢？过了姚店子、埠前庄，再走十几里就到四门洞了。走到一片茂密的树林旁，我小姨突然要求停下来，说要方便方便。二仁小心翼翼地把她扶下驴，她便扭动着一双小脚进了树林子。

二仁和狗儿坐下来，一个掏出烟袋吃烟，一个就用草棍去捅蚂蚁窝。二仁担心着我小姨，一边吃烟就一边竖起耳朵听着树林里的动静。我舅的失踪让他极为紧张，他很怕我小姨再出点什么事。狗儿注意观察着二仁的举动，想的是二仁是不是在听四小姐尿尿的声音，“老骚驴，四五十的人了也不老实。”他暗骂着，耳朵却也不自主地伸向了树林子。狗儿是三年前来四门洞要饭时被我姥爷收留下的，他从走进庄家的第一天就觉得我小姨与那个给他笑的女子有些相像，所以常常暗地里对我小姨想入非非。

“狗儿，”二仁猛的一声喊让狗儿吓了一跳，“你跟我说实话，少爷是怎么不见的，你不说实话，要是真的出了大事我可不替你在老爷面前说好话。”

狗儿看一眼二仁，不紧不慢地说：“我跟你说的都是实话，你还让我说什么实话呀？是不是跟你说少爷让我卖了你才满意呀？动不动就以不替我说好话吓唬我，不说就算了，你总共才替我说了几回好话呀。”

二仁说：“行，行，我一回好话也没替你说过的，那好，咱走着瞧！”

狗儿又嘿嘿地笑了，说：“二仁叔你真小心眼，跟俺个小孩子家也一般见识。行了，我给你赔个不是，你消消气吧。”说着就起身给二仁鞠了一躬。

二仁哼了一声，一副不依不饶的样子。

两头驴啃着路边的嫩草，尾巴一摇一摇的，很是悠闲。

二仁抬头看看天，自言自语：“这么半天了，四小姐怎么还没出来呀？”

狗儿也自言自语：“这么大个工夫，就是生孩子也该生出来了。”

二仁怒目圆睁：“放你娘的屁，你对四小姐就这么不尊重？回去告诉老爷扒你的皮！”

狗儿一吐舌头，笑着扇了自己一个嘴巴：“我这该打的臭嘴。”惹得二仁扑哧笑了。

这时，两头驴突然仰起脖子嗷嗷大叫起来。二仁和狗儿抬头看去，只见北边一个遮天蔽日的巨大旋风正朝这边袭来。

二仁说：“坏了，起龙卷风了。四小姐，起龙卷风了，你可要小心啊。”

龙卷风过来了，卷起的尘土有几丈高，铺天盖地。二仁和狗儿抱住头趴在地上，感觉有上百条的鞭子在身上抽打着，疼痛难忍。少时，一切归于平静，两个人的身上盖了厚厚的一层沙土，耳朵、鼻子也灌满了。狗儿吐着、抠着、拍打着。二仁却先顾着喊我小姨：“四小姐，四小姐……”

我小姨早被人装进麻袋背走了。

第二章

我姥爷和他嫂子的爱情

我舅是我姥爷的嗣子，也就是我姥爷过继的我大姥爷的儿子。不过这只是表面现象，真实的情况是我舅就是我姥爷的亲生子，是他和他嫂子也就是我大姥娘庄于氏的爱情结晶。而我姥爷的来历以及庄家的发家史也颇有些名堂。

一切必须从四门洞说起。四门洞既是村名，也是洞名。只是村是因洞而得名的。洞在时密山下。据我姥爷说，很久以前在时密山的黑松林里藏着豺狼虎豹四大成精的野兽，它们以人为食，无恶不作，使本地的百姓终日不得安宁。这一年，后来成为八仙之一的吕洞宾从此路过，得知四兽害人后怒发冲冠，当即将其擒住欲杀掉它们为民除害，然而四兽苦苦哀求，吕洞宾又有好生之德，就饶过它们的性命，施展法术将其压在了时密山下。然而吕洞宾走后，四只野兽就商量，这么压着实在无法忍受，咱们还是分四个方向往外使劲撑吧，谁能撑出去谁就跑，撑不出去就老老实实在这儿挨压。于是分别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拼命挣脱，随着一阵憾天动地的轰隆声，四只野兽竟然全都挣脱镇压逃之夭夭了。四兽逃走了，时密山下却从此有了一个四个门的巨大山洞。洞内小洞无数，滴水涟涟，溪流不断，更为奇特的是洞顶上有72口倒扣的天锅，洞下有99具似人似兽又非人非兽的钟乳。北门内则有一眼热气氤氲的山泉，南门内则有一座仙气

飘升的莲花台。时密山原本秀丽多姿，有了这样一个天下奇洞就更多了千般光彩万般神韵。于是就引来了许多和尚道士前来建庙修寺，诵经念佛，使这里在数百年间香火不断、钟声缭绕。

最先来到这里的，是宋朝太宗年间一个叫元真的和尚。他自长安来山东寻找传经之地，走遍齐鲁却找不到一个环境上乘又未曾建寺修庙的地方，后来听说沂水县有个四门洞堪称天下奇观，就一路寻着来了。他先是到了距四门洞有三四里之遥的院东头望仙寺，在一名小和尚的引导下，沿着绿草茵茵的山间小径从容而行。人到时密山的东南麓，发现自一条幽深的峡谷内有一条清流悠悠而出，沿流而上，才知道谷是由北山南岭构成，河是谷内二泉发源。山与岭的尾部在谷的尽头相接，环过一个平坳构出幽谷后，头部便又折过来相对而望形成了宽大的谷口。引路的小和尚说，山叫时密山，岭叫双龙岭，泉叫双龙泉，河叫时密河。与河相连还有一潭，叫双龙潭。自此往西二三百里有个村叫姜家坪，那便是春秋时鲁国的边城——密邑。那里曾出过一个给鲁景公做了娘娘的女子。而鲁庄公那位庶弟仲庆父为夺王位杀死了公子般和鲁闵公制造了鲁国大乱后，便是从密邑逃往莒国，后在遣回途中于时密河边畏罪自杀的。元真和尚点头，满意着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环境清幽景色宜人的所在。而当他观赏了四门洞内的奇观妙景后，那种心情就不只是满意二字所能表述的了。他在四门洞南门外的峭壁上刻下了两个楷体大字——“洞天”，此后化缘一年建成了洞天寺。

清同治九年，我姥爷的爷也就是我姥爷，与我姥爷的娘也就是我姥姥，一人挎着一个要饭筐，领着六岁的我大姥爷庄唯仁从江苏来到四门洞。此时的洞天寺主持是法明大师，

我老姥爷和我老姥娘来到寺内本是烧炷香求个平安的，谁知烧完香不多时我老姥娘就头晕目眩上吐下泄起来。法明大师就对我老姥爷说，这位女施主是生病了，你们还是在寺内住上几天等病好了再出去讨饭吧。我老姥爷自是感激万分，一家三口就在寺内住下了。没想这一住就再也没有走，夫妻二人与法明大师成了要好的朋友，就留下来给洞天寺当了佃户。在此之前，这里已经来了六七户给和尚种地的人家了，他们常年劳累种出的粮食十有七成全都给了和尚。但是我老姥爷租种的地却只拿出三成的粮食给寺里，而且我老姥娘还有一个给和尚做饭的美差，寺里不给工钱，但是一家人可以与和尚们同吃同喝。我老姥爷是个斗大的字不识半筐的人，他只感念着法明大师的好处，却不知法明大师之所以给他这么多的好处完全是因为爱上了他的女人，而且在长时间的相处后，他的女人也爱上法明大师了。

在一个夏日炎炎的中午，洞天寺里的和尚们都到外面化缘去了，寺里就剩下了法明大师和我老姥娘。我老姥娘烧好了一锅水舀到大盆内晾着，又往锅里下了几大瓢的米做干饭。天气的过分闷热使她无法穿得住太多的衣服，就把外面的长袖褂子脱掉，只穿里面的紧身小褂在灶房内烧火。这时法明大师来了，他在门口双手合十道了一声阿弥陀佛，然后就目不转睛地看着灶坑前曲线匀称鲜明、五官端庄秀丽的女人。我老姥娘从法明大师的眼睛里读出了一种他们早就心照不宣又渴望已久的东西，于是她站起来，不与法明大师说话，只羞怯地拍打着沾在屁股上的草屑。法明大师又是一声阿弥陀佛，然后慢慢地转身走向了自己的禅房。这一走好像有根丝线牵住了我老姥娘，她竟不由自主地跟他去了。于是，在佛家的清规戒律下，23岁的我老姥娘和法明大师打

开了他们爱情史上的光辉一页。此后又有第二页第三页以至很多很多页。就在其中的某一页上，我姥爷庄唯义这个和尚的种子就在他母亲的腹内生根发芽了。而我老姥爷在失去了播种能力四年之久后忽儿又得了一个儿子，他还以为自己又恢复了以往的英雄本色呢。

我姥爷长到 12 岁的时候，法明大师不幸患了伤寒，不久就死去了。临死之前他把自己选定的接班人慧庆叫到了跟前，告诉他，庄世财家给寺里做了这么多年的饭从没给过工钱，现在我要去见佛祖了，该有个了结了，就把寺里的地划出 50 亩作为工钱给她吧。这个决定让慧庆暗暗吃了一惊，但是他却极为痛快地答应了。他不能不答应，师傅把主持的位子给了他就是莫大的恩惠，他怎能违背师傅临终前的最后指令呢。慧庆与我老姥爷把 50 亩水地的转让文书办好后，法明大师见了我老姥娘和我姥爷最后一面，他抚摸着我姥爷的头泪流满面，对我老姥娘说，那 50 亩水地是给他的。然后在我老姥娘不顾一切的痛哭声中合上了双目。

50 亩水地给我老姥爷庄世财打下了发家兴业的良好基础，20 年后，我老姥爷就成了四门洞独一无二的大财主，他不仅拥有土地 200 亩，还开着一座抽丝作坊，年进大洋 300 多块。由于财大气粗，我老姥爷在四门洞村里有了很高的威信，全村三十几户人家二百来口人，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与他商量，他说出一句话，如同皇上的圣旨一样无人敢不听。但是刚过 50 岁的他却突然得了闭癰症，找遍沂水的名医为他医治也无效，50 岁生日那天，他喝下两口酒就蹬腿而去了。

我老姥爷还在病中的时候，他就给我姥爷和我大姥爷分了家。他不仅把掌管全村的大权交给了我大姥爷，也把 100